



荆楚人物

现代戏剧先驱余上沅

□ 谢葵

大伴结伴提前回国。1922年开始,余上沅在当时北京的《晨报》上发表连载文章,系统西方戏剧。

1927年,余上沅与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开办新月书店,曾任书店经理。

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戏剧的途径》一文中写道:“古今中外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东方和西洋的不同,何必强同”。这一思想影响了很多年轻的戏剧艺术家。

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北京期间,与赵元任、陈衡哲、熊佛西等人一起创办了“北平小剧院”,对抗当时充斥市场的低俗演出,前后坚持了3年多。

作家林海音曾回忆在余上沅家里排戏的情景:“北京后门的白米斜街那所广大的宅第……我读初中时,每周三次要在下课后前往排戏的地方……大家很快快乐地排戏,余太太陈衡哲女士给大家准备了点心咖啡。”

余上沅的“国剧运动”,影响很大,他被梅兰芳誉为“行家”,并受其邀请,担任出访欧洲演出的导演和顾问。他在莫斯科见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师,他与爱森斯坦等人的合影、交流是研究电影史的珍贵资料。

1935年,余上沅等人在南京创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最初,校名为国立戏剧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剧专从南京的薛家巷迁到长沙的稻谷仓,后到武昌,再迁到重庆的上清寺、江安的文庙、北碚。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余上沅始终不忘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尤其在江安6年期间,是剧专办学时间最长、最关键的黄金时期,也是师生创作和演出最活跃的时期,更是国立剧专培养人才、学校生活最丰富的时期。他指导排演了210多部戏剧。当年,曹禺是余上沅聘请的教务主任,吴祖光则是余上沅的秘书。曹禺在江安创作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北京人》,吴祖光也撰成剧本《正气歌》,国立剧专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据吴祖光回忆,余上沅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校为家,心思一刻也不曾离开这个风雨飘摇、苦难重重的学校。

1946年,剧专在南京薛家巷(双龙巷)恢复重建。解放后,余上沅先后在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戏剧学院任教。

1955年5月,他因受牵连含冤入狱。1957年2月在周总理干预下获救,后下派资料室当管理员。在余上沅的人生低谷时期,他把所有精力花在翻译上,其中就有美国戏剧专家乔治·贝克的专著《戏剧技巧》。遗憾的是,余上沅1970年去世,此书1985年才得以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梁实秋跟大陆上的许多朋友取得了联系,其中就有余上沅的夫人陈衡哲(是笔名,原名陈衡哲,中国第一位女硕士和女教授陈衡哲的胞妹)。1987年,梁实秋去世以后,陈衡哲作《实秋忌辰周年祭》回忆:“新月的同仁如胡适之、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邵洵美、钱玄白、叶公超、沈从文、潘光旦、罗莘田(隆基)等等每每聚集在书店里高谈阔论。”

2020年4月30日,为纪念余上沅逝世50周年,上海电视台请余上沅之子、同济大学教授余安东讲述其父为中国戏剧做出的卓越贡献。余安东研究结构力学,是同济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曾为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著有《工程结构透视—工程结构发展和原理纵横谈》。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尽管才华未展,但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余上沅的人品、学养、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爱国情怀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他的贡献将会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认识。

余上沅故居犹存,即沙市胜利街242号,亟待保护。

江津风物

漫话黄山头



公安县黄山头风光。

黄山头镇地处湘鄂两省交界、公安两县的结合部,南望洞庭湖,北枕古荆州;扼湖广之咽喉,居南北之要冲;为公安县的南大门。其境东与安乡河顺势,南同湖南省安乡县的黄山头镇共名,西与公安县甘家厂乡相连,北和藕池、闸口两镇毗邻。全镇国土总面积117.4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72.4平方公里,水域面积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2061亩;总人口为4.2万人,辖有14个村,3个居民委员会。

黄山因土石皆呈黄色,故直呼其名黄山;也有另说,此地很早前因人们偏爱阳光灿烂,故称黄山头。黄山头原属石首县管辖,1952年划归公安县,1985年随南陵区行政体制变更后为县辖镇,1987年撤区并乡,原南陵区北官乡划归黄山头,成立黄山头镇至今。1998年6月,黄山头镇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全省20个口子镇之一。先后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全国卫生镇”“全国文明村镇”。

黄山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这里曾经是共和国功勋卓越的贺龙元帅及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周逸群、段德昌、邱宏锡等英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到处都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印记。1952年兴建的举世闻名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节制闸(南闸)及南闸纪念馆,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上黄山主峰极目四望,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忠济庙与唐宋年间建造的南禅寺、云麓宫为鄂南湘北地区重要的宗教场地和旅游胜景;而为官清正、知民疾苦,深得百姓爱戴的北宋荆州刺史谢麟积劳成疾去世后,按习俗灵柩运回福建时,棺木却神奇直立立在黄山大殿之顶,留下谢公墓后人礼拜,至今仍游人如织,香火缭绕。永乐年间修造的“白龙井”和大自然鬼斧神工孕育出的黄山奇石“犀牛望月”“仙人掌”以及“玉女披衣”“黄山晓黛”等自然风光引人入胜。山上苍松翠竹、郁郁葱葱,山下湖泊星罗棋布让人流连忘返。水面千余亩的明堂湖碧波垂柳、鱼欢水跳;而湖中有岛,岛上生湖,更为奇。东湖的月亮湖静影沉璧,风光旖旎;滨湖而筑的八仙亭等景点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天然氧吧。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国家林业部批准将黄山辟为湘鄂两省共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力开发黄山风景名胜区以来,当地充分发挥自身独特自然优势,精心打造黄山头品牌,加大对生态旅游项目的资金投入,推动景区转型升级工作。一年一度举办的“帐篷节”、绿道慢跑、徒步穿越、花卉观赏、湘鄂美食赏、实景晚会等活动,有效提升了黄山头镇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了黄山头镇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选自《荆州地名故事》)

红色印记

荆州籍开国将军③

中将杨秀山(1914年—2002年)原名杨木森,湖北洪湖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队长,七师总支书记,七二军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营政治委员,三五八旅七团政治委员,旅副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高级系班主任,军事师范学院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政治学院副院长,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1987年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荆沙河畔的古金龙寺

□ 陈礼荣

在1935年3月号上海《良友》画报刊载的6幅荆州老照片中,用作题图的照片,是冷善远拍摄的沙市金龙寺铁桅杆。

从画面上看,冷善远对这张照片的拍摄,很是下了番功夫:夕晖斜照,厚厚的云层遮住西坠的落日,他用照相机框住了寺庙山门飞檐的一角,然后以那根铁桅杆为主体构图,拍下了这张极具沧桑感照片。

《良友》画报编辑的组版实力也相当厚实,当下即选定以这张照片为题图,并于上面压下标题字:“三国时代的政治中心荆州”。从专业角度看,这位编辑的业务水平实在让人佩服:他一看荆州,便联想到三国;再联想到那场震撼古今的赤壁鏖兵,于是为之配以“三国时代的政治中心”来状摹荆州的历史文化含量。所以,《良友》画报对这位当年仅25岁、名不见经传的冷善远予以如此优厚的待遇,可谓前所未有。它一下拿出两个版面,采用联版的方式集中展现出荆州的历史风情——哪怕是“衰败了的古荆州”!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配得上这座名扬遐迩的华中重镇的文化当量;唯其如此,《良友》画报也才能真正抓住读者眼球,在广告征收及杂志发行上赚取甜头。

事实上,今天的人早已不知道《良友》画报上所刊载的那座金龙寺是怎么回事了。说来,这个地方能被称之为“寺”,是因为所供奉的关公系佛教的护法伽蓝神,这才有了被冠以寺之名称的可能。严格地讲,金龙寺于沙市而言,不过是“十三帮”中西帮旅沙商人集资共建的山陕会馆而已,充其量只是一个商帮用作内外应酬的帮口。

自清中叶以来,山西、陕西两省的旅沙商帮,在沙市口岸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多以经营起家,凭借着长途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在食盐、茶叶、布匹、旱烟、木材、药料、皮货、水果、金融等诸多行业的经营上,在沙市独占鳌头。在这之中,尤其以钱庄及票号业做得更是风生水起,为当地商业贸易注入了活力。这些财大气粗的西帮客商,既能以势宏财雄而被沙市商绅尊之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那么他们也更乐于以其特有的富足和气势,于驻地炫耀那惊人的豪气,沙市的山陕会馆“金龙寺”,便是这一时期西帮客商的集体杰作。

金龙寺坐落在荆州城与沙市一水相连的荆沙河南端西缘,这里紧靠原土城,是荆州城通往沙市的咽喉要道。若是从空中俯视,这座会馆的建筑群就像一个龙头:额头就是一座两层结构的大戏台,戏台左右两边高竿上悬挂的大红灯笼,为其眼珠,两侧的廊庑为其面颊,山门及台阶构成它的鼻与唇;那一对龙须尤为绝妙,它是一对铁铸蟠龙桅杆,通高三丈三尺又三分,净重四万三千多斤,铸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远远望去,高耸入云,蟠龙张牙舞爪,几欲腾空飞去。

在明、清两朝,龙的造型是皇室的象征,在民间被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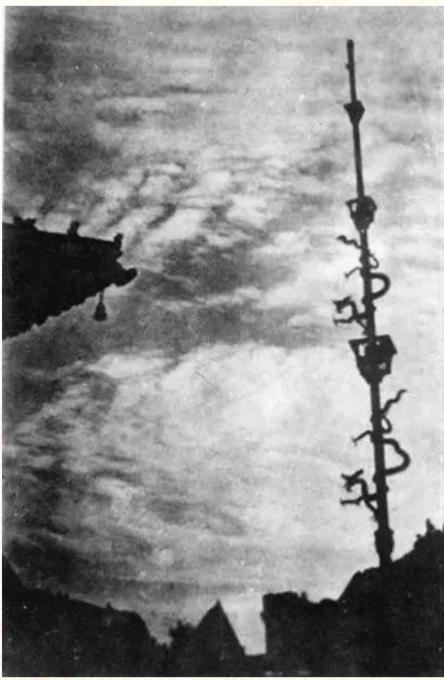
作禁脔,为什么西帮客商在修山陕会馆时,敢公然以龙为标榜呢?这是因为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是山西解州人,被西帮客商引为同乡,而关羽早在明代即被封为“三界伏魔大神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故府、县官衙对西帮客商这种“借德”之举,睁只眼、闭只眼,任其行事,且未敢妄置一喙了。

清朝末年,各地百业凋零,经济低迷,山陕会馆也开始陷于危局。其时,军阀混战,北洋军进驻沙市后,派出一队士兵驻扎在会馆中,以掌控荆州城与沙市间的此处咽喉要道。1926年冬,那些当兵的因烧火取暖,酿成火灾,将全院的殿阁廊庑焚毁一净。这座美轮美奂的古典祠庙建筑群落,除了那座戏台之外,全被大火烧得荡然无存。

1934年,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出面筹资兴建中山公园,商会的头面人物童月江等主张将山(西)陕(西)会馆后院残存下来的古戏台“春秋阁”,移址重建于公园的邀玉冢北端。这一提议,得到会馆持事的赞同。从此,这座古典楼阁便移址重建在中山公园内的东北角。今天的春秋阁,坐北朝南,正对古便河的人江口;台阁两侧,各植一株冬青,虬枝盘曲,四季苍翠。戏台的底层基石,选用上好花岗岩雕凿垒砌而成,上层采用木结构样式,以歇山顶取飞檐斗拱之势铺明黄色琉璃瓦,形制庄严肃穆。

至于春秋阁的命名,也有来历:裴松之在注《三国志·关羽传》时,曾引《江表传》,曰:“(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左氏传”的全称是“左氏春秋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左丘明为儒学经典《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故关羽喜欢读书,尤重《春秋》之说,便相沿成习,流传下来。山陕会馆的戏台被称为“春秋阁”,则以关羽夜读《春秋》而定名。由此,在这座古戏台的正中,依关公夜读《春秋》之意,曾置有一尊关公坐像。在阁门正面的左右两边,是由有着“三楚名士”之誉的书法家李宝常先生撰的一副楹联。联曰:“绍尼山大一统心传,遗德三分决汉鼎;为守土留两间正气,声灵万古濯荆江。”

我十几岁时,金龙寺便已完全败落,唯有那对铁铸蟠龙桅杆还竖在寺山门外的两侧。在那桅杆中,各铸有两条虬曲生动、活龙活现的蟠龙;在两条蟠龙之间及上下部位,还嵌有三重刁斗。刁斗,为古代军中用物,桅杆上置方形刁斗,据称可供站人,以作攀高瞭望的观察哨。后来,很多设置旗杆的场所虽然不再需要瞭望哨,但这个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放置一个小方斗既是安全的象征,又可做装饰之用。早年间,冶金工业极其落后,真不知金龙寺的这一对铁铸蟠龙桅杆是如何铸造而成的,更何况其制作工艺十分神奇,外表像是镀有一层保护膜,数百年间从不生锈,在阳光



金龙寺旗杆。

的映射下还熠熠闪光。据说,这也是沙市山陕会馆被称为金龙寺的由来。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一对铁铸蟠龙桅杆被拆毁后,送到铸铁拉管厂去化成铁水、铸成了输水管道,实在令人惋惜。

时至今日,古金龙寺留给沙市的,除了中山公园的著名景点春秋阁,还有在原址上重新命名金龙路的路名。早些年,由沙市到荆州城没有完整的陆上通道(中间须经过横跨荆沙河的白云桥),人们都只在金龙寺旁坐小划子经水路进城。如今,陵陆变迁,世事沧桑,一切均化作过往,唯有《良友》画报刊载的《三国时代的政治中心荆州》组照,还可唤起人们对这处古建筑群落的零星回忆。